

叙

或谓，六十四回不结而结，甚善；顾既曰全书矣，而简端又无序，毋乃阙与？

华也怜依曰：“是有说。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，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，仆将援斯例以为之，且推而广之。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，必不能已于言。其言也，不徒品题赞美之语，爱我厚而教我多也。苟有以抉吾之疵，发吾之覆，振吾之聩，起吾之疴，虽至呵责唾骂，讪谤诃嘲，皆当录诸简端，以存吾书之真焉。敬告同人，毋阙金玉！”

光绪甲午孟春，云间花也怜依识于九天珠玉之楼。

例 言

此书为劝戒而作，其形容尽致处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阅者深味其言，更返观风月场中，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。所载人名、事实，俱系凭空捏造，并无所指。如有强作解人，妄言某人隐某人、某事隐某事，此则不善读书、不足与谈者矣！

苏州土白，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，但通行已久，人所共知，故仍用之，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。惟有有音而无字者，如说“勿要”二字，苏人每急呼之，并为一音，若仍作“勿要”二字，便不合当时神理，又无他字可以替代，故将“勿要”二字，并写一格。阅者须知“勳”字，本无此字，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。他若喞音眼、嘎音贾、耐即你、俚即伊之类，阅者自能意会，兹不多赘。

全书笔法自谓从《儒林外史》脱化出来。惟穿插、藏闪之法，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或竟接连起十余波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，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，虽未明明叙出，而可以意会得之：此穿插之法也；劈空而来，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，急欲观后文，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；及他事叙毕，再叙明其缘故，而其缘故仍未尽明，直到全体尽露，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：此藏闪之法也。

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。尚有一半反面文章，藏在字句之间，令人意会，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。恐阅者急不及待，特先指出一二：如写王阿二时，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；写沈小红时，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；写黄翠凤时，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。此外每出一人，即核定其生平事实，句句照应，并无落空。阅者细会自知。

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，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，断不可含糊了事，此书虽用穿插、藏闪之法，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。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，以后慢慢收拾，一丝不漏，又整齐，又暇豫，即一大段落也。然此大段落中间，仍参用穿插、藏闪之法，以合全书体例。

说部书，题是断语，书是叙事。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，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，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，前人已有此例。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、十四回杨媛媛通谋，亦此例也。

此书俱系闲话，然若真是闲话，更复成何文字？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，则得之矣。如周氏双珠、双宝、双玉及李漱芳、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，此两回中俱可想见。

第二十二回，如黄翠凤、张蕙贞、吴雪香诸人，皆是第二次描写，所载事实言语，自应前后关照。至于性情脾气，态度行为，有一丝不合之处否？阅者反覆查勘之，幸甚！

或谓书中专叙妓家，不及他事，未免令阅者生厌否？仆谓不然。小说作法与制艺同：连章题要包括，如《三国》演说汉、魏间事，兴亡掌故，瞭如指掌，而不嫌其简略；枯窘题要生发，如《水浒》之强盗、《儒林》之文士、《红楼》之闺娃，一意到底，颠倒敷陈，而不嫌其琐碎。彼有以忠孝、神仙、英雄、儿女、赃官、剧盗、恶鬼、妖狐以至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萃于一书，自谓五花八门，贯通淹博，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。

合传之体有三难：一曰无雷同。一书百十人，其性情、言语、面目、行为，此与彼稍有相仿，即是雷同；一曰无矛盾。一人而前后数见，前与后稍有不符，即是矛盾；一曰无挂漏。写一人而无结局，挂漏也，叙一事而无收场，亦挂漏也。知是三者，而后可与言说部。

传世奇书·卷四

新评海上花列传

清·韩邦庆 著
郑福田 评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(1)
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- 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(7)
清信人吃酒枉相讯
- 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(13)
拘俗礼细崽翻首座
- 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(19)
丢眼色吃醋是包荒
- 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(25)
包住宅调头瞒旧好
- 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微善教 (31)
管老鸨奇事反常情
- 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(37)
美姻缘填成薄命坑
- 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(43)
逞利口谢却七香车

-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(49)
黄翠凤舌战罗子富
-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(55)
还旧债清客钝机锋
-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(61)
齐举案联襟承厚待
-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(66)
装鬼戏催转踏谣娘
-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(71)
抬轿子周少和碰和
-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(77)
合上合合赌暗通谋
-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(83)
李实夫开灯花雨楼
-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撮便宜 (89)
打花和小娘陪消遣
-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(95)
将何面目重责贤甥
-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(101)
补双台阜财能解愠
-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(107)
强扶弱体一病缠绵
-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(112)
动情魔同衾惊噩梦
-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(118)
限归期怕妻偷摆酒

-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
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(124)
-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
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(130)
-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
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(136)
-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
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(142)
-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
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(148)
- 第二十七回 揽欢场醉汉吐空喉
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(154)
-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
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(160)
-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
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(166)
-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
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(172)
-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
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(178)
-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
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(184)
-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
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(190)

-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
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(196)
-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
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(202)
-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
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(208)
-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
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(214)
-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
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(220)
-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
羨馥馥渔艇斗湖塘 (226)
-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
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(232)
-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
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(238)
-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
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(244)
-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
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(250)
-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
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(256)
-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
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(262)
-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
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(268)

-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
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(274)
-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候门深似海
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(280)
-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
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(286)
-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
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(292)
-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
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(298)
-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
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(302)
-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
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(308)
-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
失足妇鞭箠整纲常 (314)
-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彷徨
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(320)
-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胙篋
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(326)
-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
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(332)
-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
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(338)

-
- 第五十九回 搜文书借用连环计 (344)
挣名气央题和韵诗
-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(350)
监守自盗云水无踪
-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(356)
困聪明对菊苦吟诗
-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(362)
做老婆壁后泄私谈
-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(368)
移花接木妙计安排
-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(374)
中暗伤猛踢窝心脚
- 跋 (380)

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
按：此一大说部书，系花也怜依所著，名曰《海上花列传》。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，南部烟花日新月异，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，不知凡几。虽有父兄，禁之不可；虽有师友，谏之不从。此岂其冥顽不灵哉？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！方其目挑心许，百样绸缪，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；一经描摹出来，便觉令人欲呕，其有不爽然若失、废然自返者乎？

花也怜依具菩提心，运广长舌，写照传神，属辞此事，点缀渲染，跃跃如生，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，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。苟阅者按迹寻踪，心通其意，见当前之媚于西子，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；见今日之密于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，也算得是欲觉晨钟，发人深省者矣。此《海上花列传》之所以作也。

[评] 开篇，揭出一书主意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依是何等样人？原来，古槐安国之北，有黑甜乡。其主者曰趾离氏，尝仕为天禄大夫，晋封醴泉郡公，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，而自号花也怜依云。所以，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，日日在梦中过活，自己偏不信是梦，只当真的，作起书来。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，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。看官啊，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，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。

[评] 黑甜乡主人，花也怜依，名号俱佳。

此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。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，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，把握不定，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。举首一望，已不在本原之地了，前后左右，寻不出一条道路，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、无边无际的花海。

[评] “花海”，新颖有趣。

看官须知道，“花海”二字，不是杜撰的。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，只有无数花朵，连枝带叶，漂在海面上，又均匀，又绵软，浑如绣茵绵丽一般，竟把海水都盖住了。

花也怜依只见花，不见水，喜得手舞足蹈起来，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，深

若干寻，还当在平地上似的，踟躅留连，不忍舍去。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，却都是没有根蒂的。花底下即是海水，被海水冲激起来，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，听其所止。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，莺欺燕妒，就为那蚱蜢、蟋蟀、虾蟆、蝼蚁之属，一味的披猖折辱，狼籍蹂躏。惟夭如桃，秣如李，富贵如牡丹，犹能砥柱中流，为群芳吐气；至于菊之秀逸，梅之孤高，兰之空山自芳，莲之出水不染，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，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。

[评]一段绝妙形容文字，一段惜花文字，烟水迷离，风华掩映。

花也怜依见此光景，辄有所感，又不禁怆然悲之。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，只反害了自己，更觉得心荒意乱，目眩神摇；又被罡风一吹，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，登时闯空了一脚，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，竟跌在花海中了。

花也怜依大叫一声，待要挣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坠至地。却正坠在一处，睁眼看时，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。

花也怜依揉揉眼睛，立定了脚跟，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。大清早起，从家里出门，走了错路，混入花海里面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。回想适才多少情事，历历在目，自觉好笑道：“竟做了一场大梦。”叹息怪诧了一回。

[评]离离奇奇，出人意表。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？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迷儿如何？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，想要回家里去，不知从那一头走，模模糊糊趑下桥来。

刚至桥堍，突然有一个后生，穿着月白竹布箭衣，金箍宁绸马褂，从桥下直冲上来。花也怜依让避不及，对面一撞，那后生“扑沏”地跌了一交，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。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，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，也不听见。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。后生道：“我叫赵朴斋，要到咸瓜街浪去；陆里晓得个冒失鬼，奔得来跌我一交。耐看我马褂浪烂泥，要俚赔个碗！”

[评]只一交便跌出一部书来，便宜至极。

花也怜依正要回言，只见巡捕道：“耐自家也勿小心碗，放俚去罢。”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，无奈何放开手，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。

看的人挤满了路口，有说的，有笑的。赵朴斋抖抖衣襟，发极道：“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？”巡捕也笑起来，道：“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。”

一句提醒了赵朴斋，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，脱下马褂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，朴斋绞把手巾，细细的擦那马褂，擦得没一些痕迹，方才穿上。呷一口茶，会帐起身，径至咸瓜街中市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，踱进石库门，高声问“洪善卿先生”。有小伙计答应，邀进客堂，问明姓字。忙去通报。

[评]来见娘舅也。

不多时，洪善卿匆匆出来。赵朴斋虽也久别，见他削骨脸，爆眼睛，却还认得，趋步上前，口称“娘舅”，行下礼去。洪善卿还礼不迭，请起上坐，随问：“令堂阿好？阿曾一淘来？离来咪陆里？”朴斋道：“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。无姆勿曾来，说搭娘舅请安。”说着，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。

洪善卿问及来意，朴斋道：“也无啥事干，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。”善卿道：“近来上海滩浪，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。”朴斋道：“为仔无姆说，人末一年大一年哉，来咪屋里做啥哩？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。”善卿道：“说也勿差。耐今年十几岁？”朴斋说：“十七”。善卿道：“耐还有个令妹，也好几年勿见哉，比耐小几岁？阿曾受茶？”朴斋说：“勿曾。今年也十五岁哉。”善卿道：“屋里还有啥人？”朴斋道：“不过三个人，用个娘姨。”善卿道：“人淘少，开消总也有限。”朴斋道：“比仔从前省得多哉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，善卿即留朴斋便饭，叫小伙计来说了。

须臾，搬上四盘两碗，还有一壶酒，甥舅两人对坐同饮，絮语些近年景况，闲谈些乡下情形。善卿又道：“耐一千仔住来咪客栈里，无拨照应碗。”朴斋道：“有个米行里朋友，叫张小村，也到上海来寻生意，一淘住来咪。”善卿道：“故也罢哉。”吃过了饭，揩面漱口。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，道：“耐坐一歇，等我干出点小事体，搭耐一淘北头去。”朴斋唯唯听命。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。

[评]善卿忙碌。

朴斋独自坐着，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。直敲过两点钟，方见善卿出来，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，然后让朴斋前行，同至街上，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，坐上两把东洋车，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，善卿约数都给了钱。朴斋即请善卿进栈，到房间里。

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，床上铺着大红绒毯，摆着亮汪汪的烟盘，正吸得烟腾腾的。见赵朴斋同人进房，便料定是他娘舅，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。洪善卿道：“尊姓是张？”张小村道：“正是。老伯阿是善卿先生？”善卿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小村道：“勿曾过来奉候，抱歉之至。”

谦逊一回，对面坐定。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。善卿道：“舍甥初次到上海，全仗大力照应照应。”小村道：“小侄也勿懂啥事体，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。”又谈了些客套，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，小村一手接着，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。善卿说：“勿会吃。”仍各坐下。

朴斋坐在一边，听他们说话，慢慢的说到堂子信人。朴斋正要开口问问，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。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。小村先哈哈一笑，然后向善卿道：“朴兄说要堂子里见识见识，阿好？”善卿道：“陆里去哩？”小村道：“还是棋盘街

浪去走走罢。”善卿道：“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信人，叫陆秀宝，倒无啥。”朴斋插嘴道：“就去哉嘛。”小村只是笑，善卿也不觉笑了。

[评] 将人花海。

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，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，头戴瓜棱小帽，脚登京式镶鞋，身穿银灰杭线棉袍，外罩宝蓝宁绸马褂，再把脱下的衣裳，一件件都折叠起来，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。

朴斋正自性急，拽上房门，随手锁了，跟着善卿、小村出了客栈。转两个弯，已到西棋盘街，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，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，上写“聚秀堂”三个朱字。善卿引小村、朴斋进去，外场认得善卿，忙喊：“杨家姆，庄大少爷朋友来。”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，便“登登登”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。

三人上楼，那娘姨杨家姆见了，道：“噢，洪大爷，房里请坐。”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，早打起帘子等候。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，搂着个信人，正戏笑哩；见洪善卿进房，方丢下信人，起身招呼，向张小村、赵朴斋也拱一拱手，随问尊姓。洪善卿代答了，又转身向张小村道：“第位是庄荔甫先生。”小村说声“久仰”。

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，等坐定了，才上前来敬瓜子。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。庄荔甫向洪善卿道：“正要来寻耐，有多花物事，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？”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，授与善卿。善卿打开看时，上而开列的或是珍宝，或是古董，或是书画，或是衣服，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。善卿皱眉道：“第号物事，消场倒难哩。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，阿要去问声俚看？”庄荔甫道：“黎篆鸿搭，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，勿曾有回信。”善卿道：“物事来噪陆里？”荔甫道：“就来噪宏寿书坊里楼浪，阿要去看？”善卿道：“我是外行，看啥哩。”

赵朴斋听这等说话，好不耐烦，自别转头，细细的打量那信人：一张雪白的圆面孔，五官端正，七窍玲珑，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，一双俏眼处处生情；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，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，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，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。

[评] 时时含笑，处处生情，措意颇好。

朴斋看的出神，早被那信人觉着，笑了一笑，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，左右端详，掠掠鬓脚。朴斋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过去。

忽听洪善卿叫道：“秀林小姐，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？”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，不是陆秀宝。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：“照应倪妹子，阿有啥勿好？”即高声叫杨家姆。

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、冲茶碗，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。杨家姆问：“陆里一位嘎？”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，说是“赵大少爷”。杨家姆蹙了两眼，道：“阿

是第位赵大爷？我去喊秀宝来。”接了手巾，忙“登登登”跑了去。

不多时，一路“咕咕咯咯”小脚声音，知道是陆秀宝来了。赵朴斋眼望着帘子，见陆秀宝一进房间，先取瓜子碟子，从庄大少爷、洪大少爷挨顺敬去；敬到张小村、赵朴斋两位，问了尊姓，却向朴斋微微一笑。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，同陆秀林一模一样，但比秀林年纪轻些，身材短些；若不是同在一处，竟认不清楚。

陆秀宝放下碟子，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。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坐又坐不定，走又走不开。

[评] 朴斋初入，难措手足。

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：“赵大少爷，房间里去。”陆秀宝道：“一淘请过去哉呢。”大家听说，都立起来相让。庄荔甫道：“我来引导。”正要先走，被陆秀林一把拉住口，说道：“耐勳去哩，让俚呆去未哉。”

洪善卿回头一笑，随同张小村、赵朴斋跟着杨家姆，走过陆秀宝房间里。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，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，也有着衣镜，也有自鸣钟，也有泥金笺对，也有彩画绢灯。大家随意散坐，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，又叫大姐装水烟。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，陆秀宝一手托了，又敬一遍，仍去和赵朴斋并坐。

杨家姆站在一旁，问洪善卿道：“赵大少爷公馆来呆陆里嘎？”善卿道：“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呆悦来栈。”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：“张大少爷阿有相好嘎？”小村微笑摇头。杨家姆道：“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未，也攀一个哉呢。”小村道：“阿是耐教我攀相好？我就攀仔耐末哉呢，阿好？”说得大家哄然一笑。杨家姆笑了，又道：“攀仔相好未，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，阿是闹热点？”小村冷笑不答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烟。

杨家姆向赵朴斋道：“赵大少爷，耐来做个媒人罢。”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，装做不听见。秀宝夺过手说道：“教耐做媒人，啥勿响嘎？”朴斋仍不语。秀宝催道：“耐说说哩。”朴斋没法，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，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。

正在为难，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。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。杨家姆见没意思，方同大姐出去了。

[评] 无趣，讪讪。

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，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，张小村仍躺下吸烟。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，不许动，只和朴斋说闲话。一回说要看戏，一回说要吃酒，朴斋嘻着嘴笑。秀宝索性搁起脚来，滚在怀里。朴斋腾出一手，伸进秀宝袖子里去。秀宝掩紧胸脯，发急道：“勳哩！”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，笑道：“耐放来呆‘水饺子’勿吃，倒要吃‘馒头’。”

[评] 游戏谑浪。特出陆秀宝性格。

朴斋不懂，问小村道：“耐说啥？”秀宝忙放下脚，拉朴斋道：耐勳去听俚，俚来

噪寻耐开心哉哩！”复映着张小村，把嘴披下来道：“耐相好末勿攀，说倒会说得野噪！”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，讪讪的起身去看钟。

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，也立起来道：“倪一淘吃夜饭去。”赵朴斋听说，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。陆秀宝见了道：“再坐歇哩。”一面喊秀林：“阿姐，要去哉。”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，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，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，都说：“晚歇一淘来。”四人答应下楼。

第一回终。

[回评] 开场有新意。花也怜依犹如撞欢喜一般，撞出一部风月故事来。作者描写景物、分明形象，揣摩人情，细腻入微。惟苏白为一般人所难解读。然而，只要硬起头皮辛苦读去，三二回便觉豁然。

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馆人吃酒枉相讥

按：四人离了聚秀堂，出西棋盘街北口，至斜角对过保合楼，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。堂倌送过烟茶，便请点菜。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，另外加一汤一碗。堂倌铺上台单，摆上围签，集亮了自来火。看钟时已过六点，洪善卿叫烫酒来，让张小村首座，小村执意不肯，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。张小村次坐，赵朴斋第三，洪善卿主位。

堂倌上了两道小碗，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，张小村还佻说两句。

赵朴斋本自不懂，也无心相去听他，只听得厅侧书房内，弹唱之声十分热闹，便坐不住，推做解手溜出来，向玻璃窗下去张看。

[评] 确是初入场人心动难捺情形。

只见一桌圆台，共是六客，许多馆人团团围绕，夹着些娘姨、大姐，挤满了一屋子。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、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，叫了两个局。右首馆人正唱那二黄《采桑》一套，被琵琶遮着脸，不知生的怎样。那左首的年纪大些，却是风流倜傥，见胖子豁拳输了，便要代酒。胖子不许代，一面拦住他手，一面伸下嘴去要呷。不料被右首馆人停了琵琶，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，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。胖子没看见，呷了个空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[评] 这般欢喜做作，均从朴斋眼中看出。

赵朴斋看了，满心羡慕，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请去用菜，朴斋只得归席。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，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。堂倌见不大吃酒，随去预备饭菜。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，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，揩面散坐。堂倌呈上菜帐，洪善卿略看一看，叫写永昌参店，堂倌连声答应。

四人相让而行，刚至正厅上，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，已吃得满面通红。一见洪善卿，嚷道：“善翁也来里，巧极哉，里向坐。”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；又拦着三人道：“一淘叙叙哉啵。”

庄荔甫辞了先走。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，两人遂也辞了，与洪善卿作别，走